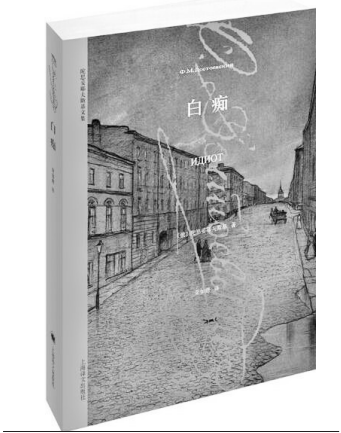


**提示**

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9周年。无疑,《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珍爱、最得意的作品,他不但将自己遭遇假死刑的经历在其中转述,随着小说的戏剧性情节从高潮跃向高潮,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也以无可阻挡的热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核心思想“根基主义”或“乡土主义”向世人宣告。本文作者刘佳林认为:债务压迫下的写作行为和连载于《俄国导报》的发表方式造成了小说的某些散乱、随意和粗糙,吹毛求疵的评论家因此将《白痴》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外,但木心说:“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木心比之为汉家陵阙的石兽,或也可比作米开朗基罗用未完成的“奴隶”雕像。



# “白痴”的魔性

刘佳林

梅什金公爵是一个白痴,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这么说。受此影响,继而受特定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评论家们也把他贬斥为白痴。虽然确实经过一系列的猜想与反驳、推倒与证明,小说正文这样结束:“倘若什耐德现在亲自从瑞士赶来看望他过去的学生和患者,那么他回想起公爵去瑞士治病的头一年里有时出现的那种情况,如今准会像当年那样把手一挥说道:‘白痴!’”但小说伊始,主人公的“白痴”特性就是简单明了的已知项,甚至可以算是故事开展的初始条件。像卡夫卡《变形记》开头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样。因此,问题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白痴”,能够为其艺术世界带来何种可能?

一种解释是把梅什金公爵归为圣愚。但就像我们在汤普逊的《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看到的,将主人公概念化、从文本语境抽离的做法是一种化简,甚至可能导向混乱或无解。其实,梅什金公爵在小说中作为一个功能性人物是和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象一体共生、相辅相成的,在聚合人物、结构故事、激荡观念、拷问情感、发现秘密、推动情节等方面,“白痴”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优势,而他独特的思想与信念,又助推小说向难以企及的巅峰与纵深演进。

梅什金公爵简单、天真、单纯,像孩子一样。他向陌生人坦陈自己的癫痫病,与听差闲聊死刑的话题,跟叶潘钦将军妻女详细复述一个死刑犯最后五分钟的心态。每个与他相遇的人立刻觉得他是白痴或知己,对他不设防,同情他,甚至企图由此获得智性、道德的优越感或心理慰藉。“白痴”的这种性格

特点给小说叙事带来极大方便,实际上小说几乎所有隐秘的场景和思想都是向他打开、为他打开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按“完美的人物”来塑造他,将他追比为基督、堂·吉珂德,梅什金公爵进而成为各种问题、纠纷的评判尺度。这样的身份设定赋予了梅什金公爵独特的魔性,整部小说也因此闪烁着魔性的光辉。

因为与罗戈任同车,梅什金公爵听闻并且卷入纳斯塔霞的故事;因为被临时用作信差,他得悉加尼亚在阿格拉拉与纳斯塔霞、爱欲与物欲之间的纠结;因为投宿,他走进失势又失意的伊沃尔金将军家,窥见一个破碎家庭的心理秘密;因为获得一笔遗产,他遭遇一群比虚无主义者更坏的年轻人,目睹衣衫褴褛、疾病缠身者的灵魂自白;因为他孩子般的真纯、堂·吉珂德般的可歌,纳斯塔霞和阿格拉拉都爱他,希望他幸福;因为他怜悯的爱,他无法在古怪而疯狂、疯狂又乖张地爱着他的女性间做出抉择,最后酿成毁灭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梅什金公爵来结构一个又一个场景,格罗斯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称之为“教派选举会议”手法。这是“为解决各种宗教问题和意外麻烦事件而举行的特别会议”,相关不相关的各色人聚在一起,围绕特定的话题争辩,在人物关系的复杂组合、言语观念的相互碰撞中,人物性格、感情与思想充分暴露,场面的戏剧性不断加强。人们反复讨论的纳斯塔霞的生日晚会只是小说众多戏剧性场景的第一个高潮,而虚无主义者代表伊波利特朗读《必要的解释》的那场表演,伊沃尔金将军关于拿破仑的狂想,梅什

金公爵在预备与阿格拉拉订婚晚会上的失控宣告,纳斯塔霞与阿格拉拉为爱嫉妒的对决,纳斯塔霞突然反悔与梅什金公爵的婚礼……接踵而至,撼人心魄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白痴”的魔性,由于他对其他人物隐秘思想的逼视和灵魂对话的呼召,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将被带向反思、争辩、抗议、挣扎的深渊或炼狱。罗戈任与梅什金公爵的结义是一个小规模内的紧张场景。罗戈任野蛮、阴郁、放纵,被强烈的情欲驱使,要霸占纳斯塔霞,梅什金公爵高尚无私的爱只能激起他强烈的嫉妒与憎恨,他想杀死公爵。当公爵走进他住所、跟他解释自己对纳斯塔霞的爱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怜悯”时,罗戈任的仇恨顿时消释,他推心置腹地:“只要你不在我眼前,我就立刻恨起你来。在我没见到你的这三个月内,我每分钟都在恨你,这是实话。我恨不得抓住你把你毒死!就是这样。现在,你和我坐在一起还不到一刻钟,我的怒火就全消,我又觉得你跟我先前一样可爱了。”他向公爵坦白他与纳斯塔霞的情感实质,说公爵的怜悯比他的爱情还深。他们谈到作家本人也十分喜爱的贺拜因的那幅画《死去的基督》,罗戈任泄露了他灵魂的最大秘密,他丧失了信仰。而在梅什金公爵谈到一个普通农妇看到婴儿的第一次微笑,进而解释说“宗教感情的实质,与任何论断、任何过激的讨论无关,也与任何无神论无关;其中有着另一种东西,而且永远会有另一种东西”,并相信在俄罗斯大地上大有可为之后,罗戈任与他交换十字架,把他带到自己年

迈的母亲面前,请母亲为他祝福。这是俄罗斯人的兄弟结义方式,罗戈任决心彻底放弃罪恶的念头。但人心的崎岖险峻、峭壁悬崖绝非一念即可抹平消化,罗戈任最终杀害了纳斯塔霞,并告诉了梅什金公爵。小说也由此奔向最后的高潮:罗戈任、梅什金公爵一起陪伴在纳斯塔霞的尸体边,罗戈任开始说胡话,公爵安慰他,泪流到他的脸上,“人们进来时发现凶手已完全不省人事,正发高烧。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旁边的垫子上;每当病人喊叫或说胡话的时候,公爵就急忙伸出一只发抖的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和面颊,仿佛在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但是对于别人问他的事,他已一点都不明白,也认不出进来围住他的那些人是谁了。”面对曾经试图悔悟的凶手,他的同类,他的兄弟,梅什金公爵表现了广大无边的怜悯,超越了常人的理性和理解的限度,成了一个白痴。但梅什金坚持始终的这个信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次真实的假死刑体验和十年苦役生活换来的,不管面对怎样的质疑、批判与嘲讽,明年就将20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不会放弃。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洞察了肉的深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洞察了灵的深渊。像《白痴》这样集中地、成规模地洞察人物的内心、气象峥嵘、动魄惊心地展示他们的爱与恨、圣与魔、反反复复的跌宕与翻转,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都是罕见的。这部被约瑟夫·弗兰克称为作家最有个性、最为勇敢的作品,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并吟诵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句:啊,心,心有山重重……

# 解放内心才是文学的价值

麦家 张力允

歌笔10年后,麦家以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回归,而小说的主人公仍旧是不沾染一点岁月尘埃的天才。那么,麦家为什么如此痴迷于天才,他又如何看待人心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的,种种问题,麦家在答张力允问中为你“解密”。

水晶制品,难听的就是气泡。正如半个世纪前人类精英都在军营里一样,今天精英们都在哪里?看看那些高分的考生们都投考什么专业就知道了,至少不在人文艺术领域。

问:您笔下那些极具天赋的人物与泥潭一样的周遭世界形成剧烈的冲突,譬如,容金珍害怕、厌恶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但没人了解他真正的能力和需要。那么,关在象牙塔里埋头工作,是否才是最理想却又不可及的状态?

答:容金珍的问题是不可能有个个人理想,他像一个刺客,不是黑客。黑客有回头路,刺客没有。刺客是有主的,一旦被用,终生套牢。

问:天才对您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答:所有珍贵的东西都是孤独而脆

弱的,天才也是如此,那种玉树临风的孤独,那种钻石一般在切割中变得晶莹剔透的仙境和一不小心被粉碎的险境,令我着迷。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写道:由于亨利·詹姆斯忽视了生活,他将会灭亡。小说不同于诗歌和戏剧,可以放弃对生活的忠诚;小说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对生活负责。说到底,是要对人负责,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内心的景致。那么什么人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人,什么人的生活更具备文学性?这一点,我有点儿“复古”,我偏爱深宅大院里的人,有传奇异质的人,有特殊使命和经历的人。他们的生活也许缺乏世俗现场感,缺乏生活质地,少了烟火气,但大开大合的经历,大悲大喜的感受,大荣大辱的考验,可以极大地

展示人的内心,透露人性最幽暗的光。尤其在今天,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成为书写者,人人都把自己当作英雄、传奇者,不厌其烦地推销他们猫猫狗狗的生活,烟雾缭绕,汹涌澎湃。你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但听到心跳声了吗?你看了生活的多样异彩,但感受到美了吗?虽然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感为目标,但不能获得美感就意味着灭亡。虽然传奇异人的生活不乏偶然性,但什么是偶然?偶然就不是生活吗?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世界不是偶然就是必然,我暗暗自说:留下偶然,把必然交给哲学家吧。

问:您说天才都存在于20世纪。在扁平、琐屑的当下,还会诞生这种天才吗?

答:时代在变,但人不会变。因为人不会变,时代也不会变到哪里去。今天的世界,容金珍这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雇用容金珍这样的组织也更多了,那些商业集团、大财团不都是隐形帝国?不要相信人能解放人,人能解放的只有自己的内心,这也是文学的价值。

问:我感觉您作品中的创作、破译密码经常是反科学的,更类似于艺术和游戏。那么,容金珍们是数学家,更是艺术家和赌博者?

答:也许我可以反问,格里高尔是谁?他是一只甲虫吗?探究作家笔下的人物不能形而下,只能形而上;形而下是无法寻到统一答案的,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的。格里高尔的降生,是人被工业社会摧残的生存困境的揭示。我想容金珍的一生也是某种生存现实的演示,一个天赋超拔的、本可以像鹰一样搏击天高的人,却被像一只鸡一样圈养、下蛋。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跟密码和数学都无关,只跟心碎有关;他是如何让我们心碎的?

问:真正的天才是不是只能出现于艺术领域,伟大的科学家需要具有艺术家的一些特质?

答:我不敢这么妄自尊大。甚至,我认为,现在那些天赋异禀的人都不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这不是有些妄自尊大了?但愿吧。但是,这个愿望其实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说好听点儿是

# 蓝色梦想下的冷峻书写

曲宏

舍里说了梦话,本来他是从来说梦话的。他先骂船长,后讽刺政委,最后连脏话都用上了。可梦话又何尝不是真话呢!正因为他不想说真话而说出了真话,不想受伤害却被伤害得很厉害,导致了他精神病症的发作。不应该呀,不应该。这是挂在他嘴里的一句话,既是反悔,又是困惑。

生活永远是原生态的文本,本部小说中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混杂着白家仙人、佛教等背景,但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保存了一份心灵挣扎的档案。小说中的故事仿佛都蒙着一层雾,似有似无。正像大姐说王战团的病一样,看了就是真病,不看就不一定有病。大夫也说,不治可不治。魔幻与现实感并存,内在张力充盈。

《仙症》包含着隐喻元素,要理解它所折射出的深刻的寓意,两次现实的刺猬就颇耐人寻味。一次是被王战团赶着横穿马路,一次是被王战团用夹克衣死死按住并烤着吃了。虽然说的不过是一只简单的刺猬,但它的隐喻意味很浓。刺猬身上的一根根坚硬的刺,本身就包含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在这部小说中,刺猬代表的是怕受伤害,对不安全环境敏感恐惧的一类人。但最终刺猬却被王战团

烤着吃了——越怕伤害越被伤害,刺猬被人类伤害,王战团被战友伤害,他们都被外界伤害,无可奈何中透出一种浓重的苦闷伤痛。

**莫兰迪色调的爱**

整部小说给人一种压抑感,但作者在压抑的氛围中不时给读者点亮爱的星光。

小说中多次出现“卡住”一词是作品要表达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被不断地累积直到爆发。天线被线卡住了,王战团被灰卡在骨节眼上了,王海洋的遗体在火化间人口差一点被“卡住”了,“我”因为严重口吃被卡在小学六年级,等等。“卡住”是一种不上不下的人生状态,那是一种无论如何奔突也不能解脱的缠缚。

小说释放“卡住”的情绪的方式,一种是死亡,像王海洋;一种是面对,如“我”。“我”被迫求饶,高喊“我有罪”,喷涌而出的鲜血让“我”成了正常人。“我”与王战团同病相怜,“我”是王战团的另一个影子,王战团希望“我”来实现他未能完成的理想。王战团帮助“我”爬过了所谓的“尖”,他对“我”高喊:“你爬呀!爬!爬过去,我就是人尖儿!”他告诉“我”要勇敢地面对命运,坦然放下心中块

垒。“我”诉说着一个男孩面对命运的精神救赎。小说结尾的一句话:“我清楚,从此我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意味着解脱,也包含着无尽的感伤。

爱的微光摇曳在冷峻的风里,作者总是给作品加上希望的暖色,就像在平衡不同的情感色调,驾驭着作品的情感节奏。在精神错乱的王战团面前,时隐时现的亲情、友情给人以温暖。大姐对生病的王战团不离不弃,家里人对于王战团的不嫌弃,政委在失意之际给王战团安排工作,特意嘱咐多加关照;李广源对王海鸡爱得痴情,改为打稳重的太极拳了;王战团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一瘸一拐地到药房找李广源唠唠……

在灰色情绪流淌的叙事中,作者反而加入了些许温暖的亮丽,调出的莫兰迪色系给人以极温柔的精神慰藉。

是他活着的意义。虽然蓝色是寓意忧郁的冷色调,但它同时也是积极的色调。王战团将苦闷转化为幻觉,梦中的大海,那波光潋滟的蓝色世界和幻觉交织在一起。他说,他开潜艇时见过好几只奇特深海生物,大章鱼比潜艇还大,展开八只触手,把潜艇整个都立了起来,舱里的一切都被掀翻了。其实,他从来没有当过潜艇兵,只不过是普通的战舰上打旗语,但他一直认定自己是一名潜艇兵。这是他在臆想的精神世界的突围。

在王战团的蓝色梦想里,他当的是潜艇兵,儿子叫王海涛,女儿叫王海鸥,两个名字都和大海有关。他爱写诗,他的诗也写大海,船在脚下前行,月光也被踩在脚下,他指挥着一整片太平洋。他挂在嘴边的书叫《海底两万里》。他的精神世界是诗情画意,他爱下棋,爱喝酒,爱唱歌。字里行间记忆的,都是王战团对生命的热烈参与,这样的叙述也无不表达着他的挣扎、他的感伤。

## 梦想中的大海

透过梦想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郑执在整体布局上的精心设计、着意安排。小说虽然不是现实,但它是每个人的心灵世界。王战团的一生是精神突围的一生。他的精神病始于梦。因为梦话,遭到无情批斗;因为梦,他活着才有奔头,梦

是他活着的意义。虽然蓝色是寓意忧郁的冷色调,但它同时也是积极的色调。王战团将苦闷转化为幻觉,梦中的大海,那波光潋滟的蓝色世界和幻觉交织在一起。他说,他开潜艇时见过好几只奇特深海生物,大章鱼比潜艇还大,展开八只触手,把潜艇整个都立了起来,舱里的一切都被掀翻了。其实,他从来没有当过潜艇兵,只不过是普通的战舰上打旗语,但他一直认定自己是一名潜艇兵。这是他在臆想的精神世界的突围。

**提示**

虽是匿名比赛,但郑执的《仙症》还是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蕴意深刻的巧妙构思,让其脱颖而出,获得了2018年匿名作家首奖。这部以沈阳为背景的小说,开篇的时间似是非,可二经街、三经街这些实际存在的地名,迅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仿佛你就是他讲的这个故事的旁观者。郑执用干、飒、冷的犹如这里冬天的风一样的语言,透过主人公王战团的“仙症”人生,平静地道出了一个平凡人的灰色轨迹。

## 小人物的伤痛

没有谁能够置身时代之外,这篇小说主人公王战团的命运也是历史的一个不起眼的注解。这个人物很鲜活,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正是船长与政委权力最激烈的时候。王战团胆小、老实,他讲话和稀泥。王战团选择了像刺猬一样,龟缩在壳内避免站错队。可某天半夜,他在6人的宿

## ■书

# 魅力是否有密码?

永刚

魅力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气场。它与相貌、谈吐、才华、权力、财富、气味、氛围……似乎都有关系,又每一样都可以成为反作用力。我们都经历过上一秒还颠倒众生的明星一旦开口,就魅力全无;但也有人做到臭名昭著同时被大众百般迷恋;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物对甲来说魂牵梦绕,可能对乙就味同嚼蜡。魅力就是既难以捉摸,又让人难以自拔。

《魅力史》号称是探索魅力本质的第一读本。它几乎涉猎了所有激发人的欲望,让我们心底颤动的那些人、事、景、物。娱乐明星、政坛领袖、都市繁华、田园美景——凡是让你默默向往过的,《魅力史》一网打尽。它从构成魅力的元素,到魅力象征的不断演化,深度分析了魅力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又为何操控了我们。

魅力的象征在不断变化。印着身穿貂皮大衣的时髦女士海报在美国的上世纪50年代曾经暗示这里是享乐奢靡声色场所,如今只会让人想起过时老派的铺张和激起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愤怒,而声色场所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按摩床上完美裸露后背上的热石按摩。

渴望摆脱凡俗、衰老、丑陋、获得永恒优雅的感觉,让我们迷恋魅力,同时成为参与想象魅力的同谋。在当代审美框架下,减肥是增强身体魅力的必经之路。节食又是减肥的必选项。《卡路里与束身衣》则向我们展示了人们从远古到现代社会,几乎是个减肥计划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大故事。

对于肥胖的反感和用节食来解决的方案,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了。相同的是,任何年代人们都观察到肥胖给健康带来的风险。而影响肥胖者所有的因素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嘲讽。为了解决肥胖,人们尝试了各种荒唐的减肥方法。复杂的少餐食谱,痛苦的塑身衣,大动干戈的脂肪分离术。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名伶淑媛,都曾经在锦衣玉食的日子里,却要忍饥挨饿,只为了把自己的腰围缩小一英寸。

人们对于肥胖的偏见和对于完美身材的执念,跨越千年,成就了几千亿的减肥市场。当今发达国家里食物浪费与病态节食齐驱并驾,过度肥胖与饥饿症患者,都在备受饮食失调的折磨——成为食物的奴隶,和成为苗条的奴隶,本质上都是欲望的奴隶。

今天的国风汉方化妆品常常宣称是古法制造,可配料表里全是陌生的化学名词。真正的古典美人到底用什么养颜护肤?《香皂记与兰泽记》是本有趣的解密书。

从南朝皇室贵族护肤的“澡豆”到慈禧养颜的玉容散,从武则天洁面用的益母草灰,到汪曾祺笔下妇女头发造型用的刨花水,《香皂记与兰泽记》就像一本妙趣横生的古代化妆品制造大全。

今天人们执念的胶原蛋白,古人早有认识,数面的原料就有猪肘子熬的汤。古人的配方,只要不掺杂汞或铅之类的重金属,可真正称得上是纯有机纯食物原料级别,把原料开出来,像菜谱又像药方,几乎样样皆可入口,件件都能入药。古人从洁面、润肤、美发、彩妆,早就形成了一条龙的传统复容工艺。只是用料精细,而且名贵。唐代的“十香油”就需要12种名贵香料做主料,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化妆品的“佛跳墙”。而且所有费用都在研发和原材料上,不比今天,营销和宣传占了成本的70%。

对美的执念,我们从未停止,因此我们创造,我们幻想,我们撒谎,我们也实干,在愚蠢和理性之间,美让我们反复平衡着秋千。



《魅力史》

《卡路里与束身衣》

《香皂记与兰泽记》